



# 毒情岛香

中 申 著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2 035 0079 1

# 香 岛 风 情 画

中 申 著

群众出版社·1985年·北京



香 岛 风 情 画

中 申 著

---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大学计算机-激光排版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157千字 插页2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 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: 10067·347 定价: 1.25元

印数: 00001—34,500册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所集《沙漠中的绿叶》、《人海中的‘女儿’》、《毒酒案》等三个中篇，从不同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化的港澳社会生活的真实，特别是《毒酒案》写国民党特务勾结香港黑社会酿制毒酒充我国产名酒，妄图破坏祖国声誉而遭到可耻破产。作品舒缓时如行云流水，紧起来如暴雨疾蹄，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，读来语言生动，幽默风趣，既是港澳社会一幅幅风情画，也是一组动人的爱国主义赞歌。

## 目 录

沙漠中的绿叶..... ( 1 )

人海中的“女儿” ..... ( 42 )

毒酒案..... ( 82 )

## 沙漠中的绿叶

怎么，你要办杂志，向我约小说稿？在香港这地方，办纯文艺杂志？我佩服你，老弟。……这么着，我先给你煮杯咖啡。即来之，则安之。好久没见到你了，今儿又是礼拜天，咱们随便谈谈。

唔，这四五年来我连一篇小说都没写过——学业荒疏喽。文学界的朋友也很少来往。职业？说出来你也许不信，我这职业跟文学都挨不上边儿：经销苹果牌牛仔裤！听说过它没有？产地在美国，可现在全世界都时兴这玩艺儿。新潮的青年男女，看见这东西，比见了爹娘还亲。不是挖苦，真的。

……我构思了这么一篇小说，你如果有兴趣，我就把这故事先讲给你听听。索性就用第一人称，“我”是作品的主人公。你听了之后，觉得可写，我就把它写出来。方才我说了，这四五年我都没写什么，所以，能不能写好还很难说。总之，

我是想请你先听听这故事。你愿意听吗？愿意？那我就现在开始了。

……给，尝尝这咖啡吧。我没放糖，不知你喜欢甜的，还是喜欢那股咖啡的苦味儿。这儿有方糖，你自己加吧。

—

我的父母在大陆解放前夕来到香港。那时他们年纪也不大，是随他们的父母，也就是我的祖父祖母来这里的。我的祖父祖母有几个钱，他们去世时，我的父母承继了这笔遗产，数目不很大，在香港这地方可以过上小康生活。如果拿它做生意，或者放进银行生利息，还能够有所发展；如果拿去赌马赌狗，买“六合彩”，买股票，当然也有赢的可能，不过大都是越赌越穷，越陷越深。我的父母是在大陆长大的，在那儿受的教育，性格温良，谨慎，知道香港这地方是吃人不吐骨头的，所以分外小心。他们不梦想意外之财，也就不沾赌场的边；他们也不会做生意；把钱存进银行，还担心银行倒闭——大陆解放前夕的种种情景，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祖父母来香港时带的是黄金，父母从他们手中接受的就是这些黄金，一部分用于花费，剩下一些放在家中稳妥的地方，连我也不知道它放在哪里。我的父亲在大学读的是医科，后来自己开了业，开业时又花了些钱，可能是又变卖了一些黄金吧？

我在读中学时就对文学产生了兴趣。父母常常给我零用钱，我省下这钱去买小说——古典的，现代的；中国的，外国的。我的衣袋里存不住钱：够卖一本书时立刻买一本，够卖一套书时就买一套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的私人藏书就很可能

观了，父母都到我这里来“借”书看。

这时候我悄悄写起诗来，半年时间写了厚厚的一本。神差鬼使，我抄出两首寄给一家报纸，其中一首居然在副刊上发表了。那诗只有十二行，题目是《失落的神》，写失恋——一个中三的学生写失恋，想想真好笑。用的是“何任”的笔名，意思是何许人也。因为没有写真姓名，也没写详细通讯处，所以自然没收到稿费。不过我可是高兴得要疯了，走在街上都觉得有人在背后指点着说：“那不是‘何任’吗？多年轻！”后来我把全部诗稿都寄给了《星岛日报》，不仅一首没发表，而且连原稿也不退回，我几乎又要疯了，不过这次是气的。我恶狠狠地骂编辑，骂报社，有些话很难听，好在那是在肚子里骂的，没有人听见。我立志长大以后要自己办报纸，刊登自己的作品；那些编辑老爷如果投来稿，我一篇也不登！

到中五毕业时，面临着升学问题，妈妈要我学医，将来象父亲那样做医生；父亲觉得医生也不过如此，不如将来去做政府官员，待遇高，还是铁饭碗。我对这些劝告一概不予理会，报考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国文系。我是独生子，父母对我很宠爱，见我决心很大，也就不坚持他们的意见了。

凭着几年来对文学的爱好，居然被录取了。读大学这几年，我放弃了诗歌，改写小说。我觉得小说更实在，更深沉。诗歌里容易掺假，煞有介事的“啊！”、“噢！”要死要活的，象口香糖吹出的泡泡，看上去又大又圆又光洁，其实里边什么也没有。小说就不一样了，什么都含糊不得，说一个人穿牛仔褲，那么这牛仔褲原料是蚁口布的？是石磨蓝的？款式是鱼尾褲腿，还是喇叭褲角或者直角卷边，你都得说清楚。…你看我，一说就是牛仔褲，“在其位，谋其政”啊。

我虽然写小说，也投稿，可是总发表不出去。全香港四百多万人口，报刊也有百多种，可纯文艺的刊物只有那么一两家。报纸副刊确也不少，登载着大量的连载小说，每张报纸的几个连载都是由人包下的，好象前生就定下这块地盘归他，你要挤进去？妄想！他保护这块地盘，胜过保护妻子的贞操——那是他的饭碗啊。

经常到我家来的，是一个叫岳梅的小姐，比我小一岁，长的很好，是我父亲同学的女儿。……才子佳人，我的故事也难能免俗，不是说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吗？她读的是香港理工学院，商业及设计学部的工商管理系。那个学院的校舍在九龙红磡火车站那儿。你知道，中文大学在九龙沙田那里，两地之间有火车，也有“巴士”<sup>①</sup>。最初岳梅常到我家来，后来我常常去学校找她，她就很少到我家了。我的父母都奇怪，只有我跟岳梅心里明白：人心不古，我们已经到了有些事要瞒过父母的年龄了。我叫她“阿梅”，她叫我“阿国”，声音跟“阿妹”“阿哥”很相近。谁也没有说婚嫁之类的话，但又好象早已谈定了这件事。我的父母也常常背着我们嘁嘁喳喳，见了阿梅格外亲热。不用说，他们已经开了绿灯，用我们上海话来说，就是“笃定”了。

上面这些是必要的交代，放在小说的开头，用它千把字就可以了；如果写成连载小说，就算做第一回，你说呢？

## 二

大学毕业以后，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工作，我就在家里呆

---

① 巴士（bus）——英语：公共汽车。

了一年。我仍然写小说。我觉得我的作品就严肃性和艺术性来说，都强过报刊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。那些连篇累牍的作品，写恋爱就大多是无病呻吟的，卿卿我我的，三角多角的，同性恋的等等，至于那些剑侠小说、罪案小说，更是花样翻新，无奇不有，人打人，人杀人，人吃人……暴力、流血、恐怖，读者象吸毒一样，越来越瘾越大，最后是欲罢已不能了。

我的小说还是发表不出去。即使我在稿末注明“谢绝稿酬”，也不能跟读者见面。你也是写过作品的人，会了解初学写作者的心理，他们多么希望把自己的原稿变成印刷品啊！如果把我自己的认识再抬高一点，就是想给读者一些严肃的东西，让他们能面对现实、正视生活，增强改造社会的勇气——这个社会太需要改造了。

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。那里的条件、待遇都还可以，如果我愿意做下去，学校还是欢迎的，不会炒我的鱿鱼<sup>①</sup>。不过我心里总象有什么东西在作祟，使我神不守舍，很少有快活的时候。我发觉还是我那个念头在捣鬼，搅得我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。这文艺女神，这缪斯，魅力太大了，只要沾上她的边，就轻易摆脱不开。我已经跌进她的情网之中了。

岳梅呢，一毕业就应聘到一间写字楼做事，那是一家“鳄鱼恤”<sup>②</sup>经销行，她又是名牌大学科班出身，双方都很满意。我们见了面，她常拿目前的职业和学以致用向我炫耀。

---

① 炒鱿鱼——粤语：解雇。

② 鳄鱼恤——鳄鱼牌衬衫。恤（shirt），英语：衬衫。

我的忧郁变得越来越明显，父亲是医生，当然最先觉察出来了。母亲也觉得事情有些不对，还以为是我失恋了，拐弯抹角向我打听岳梅，问她为什么很少到家里来玩？我是不是常到她家去？我根本没失恋。因为每到礼拜天我都打电话给岳梅，约她会面；我告诉她不必到我家了，到我家常被母亲的唠叨缠住，占去了我们许多宝贵的时间，母亲以为岳梅与我疏远了，其实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
有一个礼拜天，早晨起来我就心灰意懒，没给岳梅打电话，九点多钟的时候，她到我家来了。父母亲都在家。他们跟岳梅谈得很亲热。我在一边坐立不安，心里象有一股涌浪，冲过来，退回去，又冲过来，又退回去。后来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气冲冲地说：

“我不做教师了！我要去办杂志！办出版社！”

他们一下子都住了口。母亲与岳梅急忙转过头来，以为我神经有了毛病，几乎要喊出“藕线佬”<sup>①</sup>来。父亲似乎理解了我。他沉吟良久，说：

“办杂志！香港这地方声色犬马的杂志还少吗？用得着你再去添上一份？正经的杂志都短命，还要赔钱，做点什么事不好？偏要干这种傻事！”

父亲的思想比我成熟，人生经验也多，他的意见在家中很有权威。岳梅也站在父亲一边，劝我不要做这蠢事。她这时的口气叫我一下子想起薛宝钗，她不是劝过贾宝玉要“上进”吗？岳梅的话说得很有分寸，很得体。我也知道香港这地方是商业化的社会，文艺也是商品化了的，小说不过是一

---

① 藕线佬——粤语：神经有毛病的人。

些阔佬茶余饭后的消遣品。既然是消遣品，自然要轻松，调子要软，色彩要艳，谁高兴思考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？！可是香港不是还有许多青年人吗？他们需要认识生活呀！

我固执地坚持我的主意，谁劝都不听。后来，岳梅只好讪讪地先走了，我只淡漠地说声“拜拜”<sup>①</sup>，却没跟她走出去，也没起身送她。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躺了一天，可没睡着，眼睛瞪着天花板，思索着如何使我的幻想变成现实。我没有钱，否则我会马上去进行，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。晚饭我也没吃，仍旧躺着。母亲曾悄悄来到门边几次，听屋里的动静——她怕我自杀，这在香港一点也不稀奇。天黑之后，父亲和母亲来到我的房间里，看那严肃的神情，我不由得坐了起来。我知道他们一定商量过什么，并且做出了什么决定。

父亲把一个香烟盒大小的纸包交给我。我接过来，沉甸甸的，那重量使我很惊奇。他说：

“既然你态度这么坚决，我们又难以劝住你，就随你吧。这里是二十两黄金，叻，拿去。”

母亲又唠叨起来：

“你也是二十五六的人啦，可还象小孩子一样，想起什么就要干什么，不撞板<sup>②</sup>不回头。这黄金是你祖父留下的，原打算你结婚时给你用。我跟你爹地<sup>③</sup>商量的，现在就交给你吧。我们当然希望你能发达。不过，你没有经营的经验，看看势头不好，早些收摊还不晚。”

---

① 拜拜 (bye-bye) —— 英语：再见。

② 撞板 —— 粤语：碰壁。

③ 爹地 (daddy) —— 英语：爸爸。

父亲说：“我虽然做的是医生，报还是看的。那些文人们发的牢骚，你就不知道吗？他们说：‘你要让一个人倒霉，最好劝他办杂志；你要让他更倒霉，最好劝他办出版社。’我想这话不会是没有道理的。……你，还是不肯改变主意吗？”

母亲说：“再好好想想，不如就听你爹地的话，打消了这念头吧！明天我带你去黄大仙庙，进一炷香，谢谢大仙给你指一条正路。你年龄也不小了，趁这机会就跟岳小姐结了婚，这黄金也够你们结婚的花费了。”

父亲又说：“除了这些黄金，我不能再给你钱了，每一个斗零<sup>①</sup>都是我赚的，不能无缘无故扔进维多利亚湾里。”

这话说得多刻薄！我可是只有高兴的份儿。他们的劝告我一点儿也听不进去。我想：有了这笔黄金，我一定要干一番事业！

我从家里跑出来，去找岳梅。那时已是九点多钟了。她见了我，吓了一跳，因为去之前我没给她打电话。

她问我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我说：“伟大的转折。走，跟我去散散步。”

我等不得她换衣服，拉起她的手就走。她的家在荷里活道《华侨日报》南边的永利街上。我们俩向北面走去。我好象一下子变了一个人，象喝多了酒一样控制不住自己，话也多起来了，一路上说个不停。走过自动售汽水机时，我塞进两个硬币，两杯汽水平稳地送出来。我递给阿梅一杯，我拿起一杯，跟她把杯子碰了碰。因为杯子是纸做的，没发出声响，不过我也满足了。五月里，虽然是夜晚，气候仍然燥热，

---

① 斗零——香港最小硬币，系五分钱，现已不流通。

清凉的汽水使我周身舒畅。到先施公司那儿，我又站上了自动量体重机，往投币孔里塞了一个大饼<sup>①</sup>，于是有一张硬卡片吐了出来，上面标明我的体重是一百四十磅。阿梅却不肯听从我要她称量的要求。不量就不量。小姐们怕人问年龄，大概也怕人知道体重，怕人说她们发胖吧？我已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：一百四十磅，健壮的体魄！父亲和母亲还把我看做孩子！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海滨花园，在码头那儿有自动星相机，我又投进了硬币，要看看我的运气。我也不知怎么了，这些平时睬都不睬的玩艺儿，今天都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星相机灯亮了，送出一小卷纸来。我拿到手里，凑近阿梅，同她一起认真地看起来。那上面写着几行小字：

金牛座：4月21日——5月20日。你将学会很多东西。工作将会十分顺利，亦有升级的可能，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要记在心中。若有意外的收入，将之储起。爱情方面，宜采取坚定态度，否则他人会趁虚而入。

我看了很高兴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，又指着最后的两行字给阿梅看。阿梅说：

“谁信这些鬼话！亏你还是大学毕业生呢！”

我把她拉到一个高大建筑物的暗影中，说：

“星相图告诉我采取坚定态度，我现在就采取了！”

说着，我迅速地在阿梅唇上吻了一下。这是我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事。

---

① 大饼——一元硬币。

阿梅躲开我一步，向左右看了看，嗔怪地说：

“你……”

然后，她又笑着主动地挽住我的手臂。

我承认阿梅比我冷静，不象我当时处在那种狂喜的状态之中。我们踱到海滨花园喷水池边，让清凉的水雾溅到我们的头上、脸上。我对她说：

“阿梅，‘成家立业’这个词你懂吗？‘成家’和‘立业’是连在一起的。待我办起杂志，立了业，就结婚，好吗？”

阿梅说：“你们学国文的最能咬文嚼字了！其实，那个词跟结婚没关系，‘成家’跟‘立业’是一回事，这个‘家’是指文学家、科学家这个‘家’说的。”

我把她挽得更紧些，说：

“你比学国文的人更厉害，事情到了你嘴里全变了样子！”

阿梅忽然脸色严肃起来，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阿国，你是一定要办这件事了？你以为这是一件容易成功的事吗？谁不知道，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？”

我说：“正因为它是沙漠，我才要来创造一片绿荫。”

她说：“你这一株树苗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荫？”

我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。你一株，我一株，许多人都植一株，不就成荫了吗？”

她说：“你这想法真是浪漫。别人有了钱也不会做这种生意。”

我说：“至少有你会参加的。我设想了，你和我在一起，编一份文艺杂志，再出一套文艺丛书，我组稿、审稿，你管财务——你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读了工商管理系，又在写字楼做了两年……”
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她竟拒绝了我。她说：

“不是我不支持你。在香港找到我现在这样一份职业并不容易，我不做，有许多人等在那里。辞去了很简单，将来一旦再恢复，那是一点可能也没有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的事业发达了，还恢复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凡事要留一条退路，多做几种考虑。如果你的事业不能发达，我有个职业，总胜过两个人都没职业。你说呢？”

我还能说什么？我承认她考虑得周到。

我们商定了出版社的名字叫“绿叶”，出一本《绿叶》文艺月刊，再出一套“绿叶”文学丛书。我喜欢“绿叶”这两个字，仿佛一见它们，我的眼前就出现了生机盎然的一片淡绿、翠绿。我把自己的事业比做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绿叶，有了绿叶就会有绿树、森林。

既然阿梅不愿辞职来与我拍档，就只好登报招聘一名职员，让他管财务和杂务，再租一间写字楼，面积不必太大，但要临街，以便能挂出招牌，扩大影响。还有联系发行、印刷等等事宜。

有些事的确并不很顺利，比如《绿叶》杂志，我提出用道林纸，印刷要精美、豪华，每册三百页。阿梅不同意，她认为那样固然是气派了，但定价一定要高许多，销路也自然受影响。我也觉得实际一些好，不妨使成本、定价都低一些，先开创了局面，稳定了形势，再逐步改进、提高也不迟。阿梅又帮我估算了一下我的资产。二十两黄金相当于三十六盎司，每盎司金值四百美元，共计一万四千余美元，折合港币七万元。

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大数目，我成了“七万富翁”，它等

于我做小学教师三年多的全部工资。现在我有权去支配这七万元，不是把它掷在赌马赌狗上，不是掷在舞女、吧女、按摩女郎、征友女郎身上，不是用来吃黑米、吞红丸<sup>①</sup>，而是去从事一项高尚的文化事业，我能不高兴、不激动吗？我曾经把报纸、杂志看得很神秘，无数原稿进了报刊社的大门之后，再出来时已经变成了一行行的铅字，排列得十分整齐，象仪仗队的士兵，它们是怎样变的？现在，我即将当这样的“魔术师”，说声“变”就变了！我将给那些撰稿者们以无法言传的快乐，给读者们以纯正的精神食粮，他们将提高自己的情操，变得更美好起来。

我把阿梅送回她的家，那时已经是凌晨一时了。新的一天已经来到人间，我也开始了新的奋斗。

……咖啡怎么样？再来一杯吧？这是地道的哥伦比亚软性咖啡，味道纯，香味足，柔和，不那么苦……

### 三

“你办文艺杂志?!”这是几天来我常听到的一句话。当我向朋友们宣布了我的这项计划时，反应是一致的，连句尾的那种反诘、惊讶的语气都是相同的，可以一律用“?!”这样的标点符号。我觉得，即使当他们得知我给舞女买了钟<sup>②</sup>，到黄色架步去流连过，也不会露出这种惊讶的神情。当我向那间小学的校长辞职时，他也照例是这么一句，象问候我

---

① 黑米、红丸——毒品。

② 买钟：即买钟点。顾客付钱后可将舞女带出舞厅。